

拉达克史略

(喜马拉雅战场)

费思, 卢斯, 胡吞巴克合著

李有义摘译

K297.5
5560

译者的话

本书原名《喜马拉雅战场》，共十二章，前八章是叙述拉达克的历史，后四章是讲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印之间的边界冲突和谈判。这里只译了前八章，取名为《拉达克史略》。

作者在这里主要叙述了我国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和拉达克的历史，作者的态度明显地是偏袒印度的，他们的中心思想是想为中印在这一地区的边境冲突提供一个历史背景的分析，拉达克所处的政治历史地位，他们提出的论点反映了西方对中亚历史发展的战略形势的看法，由于作者们有明显的偏见对许多历史事实作了歪曲的解释，但他们所作的分析和在叙述中所引的材料对我们了解拉达克的历史背景还是有参考价值。

本书是由费恩 M.W. Fisher 卢斯 L.E. Rose 和胡吞巴克 R.A. Huttenback 三人合写的。他们都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南亚研究中心的专家。费恩是印度报纸摘要的负责人对印度问题写过不少文章卢斯是《亚洲观察》刊物的编辑和喜马拉雅边境国家研究计划的负责人，发表过一些关于尼泊尔拉达克及中印边境问题的书和文章胡吞巴克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历史学教授发表过一系列关于印度历史的文章。

译者

1979.2.10.

拉达克史略

目录

1. 背景 ----- 3
2. 拉达克在中亚的地位 ----- 8
3. 拉达克发展为独立国 ----- 14
4. 对拉达克的冲突着的压力 ----- 20
5. 十七世纪拉达克对西藏和印度的关系 ----- 27
6. 道格拉征服拉达克 ----- 34
7. 1841—42 道格拉西藏战争 ----- 41
8. 拉达克和大国的对抗 1845—1950 ----- 49

1. 背景

在西藏人叛乱反对中国共产党以前，西方报纸只是偶然提到拉达克，西方世界的人大部分恐怕很难在地图上准确地找到拉达克，也弄不清拉达克人究竟属于那个民族，恐怕也很少有人预料中印之间会在这里为了一块叫作阿克塞钦 Aksai ching（意为白石沙漠）的高原荒地而发生真正的战争，在这里西藏新疆和拉达克的边界连在一起。毫无疑问阿克塞钦是世界上最荒僻的土地，诚如尼赫鲁所言：既无人烟，也不长草。但居然在这里发生了武装冲突，而且也没有把握冲突会通过谈判解决。

当战争威胁变成了实际的武装冲突，人们不禁要问到底冲突的真实性质是什么？有时它好像是民族的荣誉问题，双方都不能从公开的立场后退以免丢脸；问题真是像双方政府激烈地辩驳的那样狭隘和合法化吗？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不然。民族荣誉和细小的法律解释在争议中有它们的位置，但是最基本的是对于国家的安全和广泛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考虑，它牵涉到邻国之间的长远的利益其中之一就是苏联。答案要从战略的实际中去找，一边是中亚地形的潜力，另一边是自然富源及其它（后者突出的是新疆的油田和西部西藏的黄金和钨矿储存）

中亚有一个长期的历史，作为长期动乱的中心，定期的发生凶猛的爆炸和破坏——直接的或者是连锁反应——波及很大的距离。在若干世纪里中国是主要受害者，印度北方虽然喜马拉雅山的屏障也未能完全幸免，遥远的城市如罗马和莫斯科也曾经感到过征服的锋芒并永铭不忘。在晚近的几个世纪里，过程已大部分颠倒过来了。更发达的文化成功地缩小那些曾经是动乱之流地区和范围。三个扩张的帝国——中国、印度和俄国——在逐步征服他们各自的边区中碰在一起了。在共同的

谅解下自治地区被保留下来——直到最近——让这些地区作为大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减少相互间的担心也减少发生边境事件的危险。

今天中国、俄国和印度在大大改变了的中亚形势下互相对峙着。这三个古老的帝国在上半个世纪里获得了和他们的前代大大不同的特性，这一事实成为世界上许多宫廷和政府的主要考虑，这是无容多谈的。这些变化引起的某些后果也值得加以重视。

其中之一就是把古老的缓冲系统几乎消灭了。在中国加强了它对新疆的控制和征服西藏后，只有蒙古是联合国的会员，它被夹在共产党中国和苏联中间。在喜马拉雅只有尼泊尔，它也是联合国会员，还有半独立的不丹和锡金切入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漫长的边境中。中国人在西藏的活动对这些喜马拉雅小国以各种方式产生了压力。在它们要吸收西藏的努力中，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政策，把一个和平无害的邻邦转变成为一个新的动乱地区。一边在镇压西藏的叛乱，同时却又否认它的存在，中国人使用的手段使中国和印度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相互害怕和紧张的气氛在增长边境事件导致公开战争的危险也在增加。

关于北京最终的打算是什么，仍然是属于争论的范围，可能中国人主要是执行机会主义的政策，在不引起战争的情况下，尽量攫取可能得到的利益。但是说他们是为一个更长远的计划打基础，如他们在拉达克和其它地方的活动是打算同时推进几个目标，这听起来好像也有道理。不管将来会出现什么名堂有一个结论是可以肯定的，即在1956—57中国人修筑的跨过拉达克的公路对维持他们对西藏的控制是重要的。没有这样一条供给线，他们官方所不承认的康巴叛乱可能发展到危险的程度。

北京在1956年在地形上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到西藏最容易的通道是从南边和西边进入。从中国本部的直接路线要经过非常困难的山区，极易遭到狙击，在康巴人的老家土匪成风，游击队在今天也能找到理想的环境。要镇压康区的叛乱，从东边直接开到西藏是一件具有极大政治和军事风险的事情，因为整个西藏都会起来反对他们，中国人采取否认在康区有任何动乱并找到另一条路来供应他们在西藏的驻军。比较容易走的南线是办不到的，因为要经过不丹、锡金、尼泊尔和印度，这里不仅距中国较远而且还有英国的控制，可能遇到很多麻烦问题。拉达克西北的主要商道穿过勒城不仅处于印度海关控制之下，而且是要经过困难的喀拉崑崙山口到新疆，一年只有几个月时间可以通行。但是被人们忘记了的一条通道是经过阿克塞钦——由于炎热缺水早被商人放棄不用——但在冬季却可通行，有两次入侵是在初冬进行的就是证明：一次是在18世纪初准噶尔从这里占领了拉萨；另一次是1950年中国共产党人自己走了这条路。中国悄悄地改善这条通道，很快就使它成为一条主要线路，把和闐和叶尔羌与日土、噶大克，最后和普兰宗联接起来，（这里是一个贸易和农业中心具有公认的战略地位，刚好在西藏和尼泊尔及印度接界的地方。

注意一下‘死来东西、大道’的变化是很有意思的，这里有一条连接印度河河谷和藏布江流域的商道，从中国人来了后这条商道就退居不重要的地位了。中国地图上把这条线标作一条次要的线路，新的东西之间的主要线路避开了沿藏布江的正常道路是说明问题的，从地图上可以看出中国人在西藏筑路首先是从军事目的考虑，其次才是为开发西部西藏的黄金和铜矿。

关于1956—57年，中国人所面对的问题，可以清楚地看出阿克塞钦线路对中国人开发西藏是必要的，就是在北京政府出

现了严重的削弱事件，这里仍然是中国人控制西藏的关键地区。

中国人占有这块地方对印度意味着什么？这完全不是丧失土地的问题，事实表明中国的意图是积极的敌对，同样的因素使这地区对中国具有战略价值，对印度的安全来说正好是相反的。有人向中国人居然在印度领土上完成一条公路而印度政府竟一无所知。一系列因素使这成为可能的。改善这条线路的工程是很小的，阻断了新疆和拉达克之间的贸易，排除了印度商人注意喀拉崑崙山口以外新路线的可能性——如1954年中印条约所定——关于这条路的消息无疑早些时候就传到印度，但是中国人利用各种借口使边区行政活动一年中只有几个星期。

并不是中国人占领西藏的料想不到的性质未能引起印度人的关注。当新德里想努力捞取尽可能多的先前印度在西藏的地位时，慎重使它保持沉默，但很清楚印度政府从开始就意识到一条‘死’边境突然活起来了。尽管如此，印度在分配它的可怜的收入方吕在边境防守的需要和紧迫的发展问题之间必须有妥善的安排。决定是把重点放在经济发展方吕，对中国维持友好关系，静悄悄地加强边境的战略重要地区。在1950—51之间印度在国防方吕这样的安排，忽视了当时相对地很少宣传的中国向西部西藏的挺进，把注意力集中在东北边区，这一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大为显著。另外，这一段边境也是中印在各自己出版的地图上差别最大的，喜马拉雅山的中段也分去一些注意力，在尼泊尔以西和拉达克以东是印度和西部西藏神湖区域往来的重要山口所在，这条路线长期为香客和商人行走。

喀什米尔对印度国防的重要性早已为人所承认，但在1950和以后的几年中是对喀什米尔的巴基斯坦边境受到最多的注意。应当考虑到对着新疆的这一片荒地，在联区贸易中断后就很少

有人向津恰好是漫长的边境中自然防守最差的地段。这一忽略可能也是受了早期英国经验的影响。十九世纪中的深入探险活动曾使印度的英国统治者认为喀拉崑崙山口对一支可能达到危险数目的军队的通过是太困难了，但是在中国的新疆和拉达克之间也没有更好的线路。勒城位于印度河上游，正当中亚东西交通线和南北线交叉的地方，无论是作为贸易中心还是哨听站它的重要性都增加了。

但是勒城屡次被绕过去了。假如拉达克早期的历史教训被认真吸取的话，印度政府是应该密切注视阿克雷钦的。可惜新德里並沒有很快明白过来，他们考虑拉达克具有次要的战略重要性还是从已大大改变了的技术方已出发。假如西藏人能守住他们的家园，这些考虑倒也是可行的，但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国控制了新疆和西藏，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把拉达克东北的荒地变为联接南北的全天候交通线成为可能，在过去只能是季节性地使用而且还有困难。从中亚的早期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西部西藏和拉达克从马云山口到苏吉 Zoji 山口之间构成一个自然地理单位如果联合在一起被一个喜马拉雅山以南的强国所控制，在常规战争情况下它可以提供一个进入中亚的决定性的锁钥。在目前情况下新疆和西藏都为中国所有再加上拉达克的阿克雷钦地区可以迂迴包圍勒城它所形成的战略地位任何印度政府都是难以忽视的。

我们回顾一下拉达克一千五百年来的历史，今天对这一荒瘠地区的争夺，部分地也是属于一种老方式。以当前的发展和过去几世纪来比较突出地证明战略及地形因素长期以来支配着这一地区的政治。为了这些理由，我们对拉达克在中亚所扮演的角色作一个分析，有印度和中国是怎样参与这一地区事务的，把目前的冲突摆在适当的历史透视中。

2. 拉达克在中亚的地位

公元 600—900

拉达克的早期历史是不清楚的。拉达克文献中记载的神话与传说和中亚与印度有明显的类似，很可能大部分是借来的，直到十世纪建立了西藏来源的拉达克王朝，才接触到历史事实。对这个王朝六百年的历史记载也是很简略的。直到十五世纪后半叶，南木介（*南木介*）王朝兴起后，历史记载才有了充实的内容。

但是天论如何从藏文、蒙文、汉文和喀什米尔的有关这一地区的片断记载中，我们也能对拉达克的主要发展看出一个轮廓。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推论从七到十世纪之间，拉达克在当时的强权政治中所处的地位。我们将从这一遥远的时代分析影响拉达克历史的主要趋势。

在中亚，中国和一个时期中的印度，在七世纪中正表现出统一的努力，把许多小的酋长国合并为一个新的帝国。短促的隋朝（581—618）在中国本部实现了集权的中央政权，它为更加强大的唐朝（618—907）奠定了基础。唐朝建立后立即开始巩固它的西北边境。公元630年在土耳其斯坦的突厥人被中国军队完全击溃，在以后的二十年中西域的一些小国都归顺了唐朝。

控制中亚的斗争并不只限于中国和土耳其斯坦（现在的新疆）也直接牵涉到西藏喀什米尔，巴尔提斯坦，拉达克，较小程度上也牵涉北部印度和尼泊尔。在西藏，七世纪以前的一个王朝系统，只限于雅鲁藏布江以南的一个小区域，七世纪后属区迅速扩大，最著名的藏王松赞干布使西藏在一个时期内成为

这一地区军事强盛，使他能同时从尼泊尔和中国娶得两位公主。他定都于拉萨（640）开辟了一条通过拉萨和尼泊尔的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通道。

在喀什米尔，喀尔科塔纳噶 *Karko To Naga* 王朝，也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建立，堪纳吉的哈尔夏瓦尔达那 *Harsha Vardhana of Kanauj* (606—48) 把北印度短期置于他控制之下。在七世纪中的二十年内，北印度、尼泊尔、西藏、喀什米尔和中国有广泛的接触。我们对当时这些国家的相互关系知道的还不多，但是西藏在当时起了触媒作用是可以肯定的。

在七世纪末伊斯兰帝国在中亚的发展增加了这一地区的复杂性。公元712年信德省 *Sindh* 落入阿拉伯人手中。喀什米尔在当时还是一个重要的佛教中心，而且是佛教传入中亚和中国的主要通道。当时从印度到中国的主要交通线是通过喀什米尔山谷，巴尔提斯坦努布拉 *Nubra*（拉达克的北部地区），越过喀拉崑崙山和苏噶特山口 *Sugat P.* 进入土耳其斯坦，然后到达中国。我们可以认为那时佛教在拉达克已经影响很深，至少在这条交通线上已有了小的奉佛教的地区。

西部西藏（马云山口 *Mayum P.* 以西地区，在西藏记录上当时称为象雄）在七世纪前半叶还没有受到以拉萨为首府的西藏王国的统治。在李格王朝 *Lig dynasty* 下，象雄的统治区包括喜马拉雅山以南边沿地带直达崑崙山很可能和图 *Khotan* 也在内。很难说拉达克构成这个帝国的一个省，但是杜琪 *Tucci* 注意到李格王朝的首府是在扎布让 *Tsaparang* 附近，离拉达克边境不远，鉴于连接西部西藏和土耳其斯坦的主要商道是通过拉达克，很难说拉达克在它的范围以外。

西藏和中国之间的激烈争夺于660年恢复，延续了差不多三个世纪，在不同时期内影响了邻近的地区。争夺的地区主要

有三个：西藏正东的四川；东北部的青海和甘肃；和土耳其斯坦（西域四镇：喀什、和闐、库车 Kucha 和焉耆）。是在土耳其斯坦的战争中牵涉到喀什米尔、巴尔提斯坦、拉达克和西部西藏。假如中国人要稳当地控制土耳其斯坦，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控制西部西藏和它通向土耳其斯坦的通道。西部西藏在松赞干布在位时置于西藏的统治下。在经过了几年的争夺，西藏人于670年占据了“四镇”并保持了二十年，直到一支中国远征军趁西藏内部分裂时又夺回了“四镇”。

很快巴尔提斯坦和拉达克就成为西藏和中国争夺的中心，这一争夺把喀什米尔直接牵涉进去。在阿拉伯对中国和喀什米尔的压力增加后，这一冲突更为扩大，它使这两个王国结成联盟来对付前进中的阿拉伯人和西藏人。中国记载说在公元713—14之间，有一个使团访问中国王廷请求帮助抵抗阿拉伯人和西藏人。至少有一个使团是喀什米尔国王成科罗比力 Tchen-Ko-Lo-pi-Li 派出的他就是 Chandrapida Vajraditya。在这一广大地区，公元八世纪的政治特点是中国、喀什米尔和其它印度小邦之间的联盟来反对阿拉伯人和西藏人。西藏人也随时和云南的南诏和地方的突厥统治者联盟。

在八世纪中，没有激烈争夺的时期是不长的。大部分战斗集中在巴尔提斯坦—土耳其斯坦地区大致是在今天印度军队和巴基斯坦军队作战线地带，离开中印军队争夺的地区也不远。

公元722年一支中国军队（据说有4000人）来帮助巴尔提斯坦人，他们成功地阻止了西藏人控制土耳其斯坦通道的努力。9年后，喀什米尔的君主拉利塔底恰、穆克达比答 Lalitaditya Muktapida 不仅击退了西藏人对巴尔提斯坦的入侵而且还前进到西藏帝国的西北地区。但在737年西藏人又发动对巴尔提斯坦的入侵，目的是从这些重要山口排除喀

什米尔的势力。这回中国只能在青海地区牵掣西藏，间接帮助喀什米尔和巴尔提斯坦，但这一战术没有获得成功。这见于后来中国乃史上的一条记载说巴尔提斯坦王和西藏人结盟了。

又一次形势起了变化，公元747年一支强大的中国军队，很可能和喀什米尔人配合，成功地跨过山口，重新建立唐朝对巴尔提斯坦的控制。中国在吉尔基特 Gilgit 也驻扎了军队以限制阿拉伯人的前进。但中国人的成功只是暂时的，在公元751年阿拉伯人击败他们并迫使他们撤走吉尔基特驻军，把西土耳其斯坦大部地区丢给阿巴希德哈立法特，Abbasid Caliphate。中国人的失败使藏王棄德朱贊 (ཁྲི་ལྷ་མཚན་པོ་འཕགས་པོ་) 再把巴尔提斯坦置于他控制下。他的继承人棄松德贊 (ཁྲི་མཚན་པོ་འཕགས་པོ་) 755—97，把西藏帝国扩张到最大的限度——它征服了土耳其斯坦，甘肃的大部分和四川的一大块地方。公元763年，西藏军队占据了中国的首都长安，十五天后被迫退出。喀什米尔帝国在它的卓越的国王拉利塔底恰于760年死后不久就完蛋了，西藏帝国成为整个中亚的强国，它能对喜马拉雅山以南的小国施加不断的压力。

在这一动乱时期中拉达克的命运在藏文、汉文喀什米尔甚至拉达克自己的记载中都没有清楚的说明。拉达克的地理位置毫无疑问地表明它的古老的商道首先是一条征服的通道其次是敌对力另的一条退路。拉达克只能向它的历届的征服者低头，它所起的作用是一条通道而本身并不是军事目标，这样就减少了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拉达克从六世纪末，在西藏第一期向外扩张时就从属于西藏，拉达克的历史支持这一说法，它的这一时期的历史就是拉萨王朝的历史，但这不能认为是结论性的，由于后来的拉达克王朝，坚持他们是拉萨王室的后裔很可能影响了历史的内容，

但是也不能怀疑拉达克在这一时期主要从属于西藏。至少在八世纪中叶西藏征服巴尔提斯坦后它就成为西藏帝国的一部分。

西藏的势力在760和780之间，由于对中国战争的一系列决定的胜利达到了新的高潮，这表现在783年的一次和约中，它的条款对西藏是有利的。但是和好没能维持多久，仅仅五年之内更大规模的战争又重新爆发了。早期的战争标志西藏一连串的胜利，特别是在土耳其斯坦，这时西藏的势力达到了今天的乌鲁木齐附近。但是在790年百情况就对西藏不利了，主要在西方和阿拉伯人的联盟垮了，东方和南昭的联盟也垮了。和南昭联盟的成果是占据了大片唐朝的地方。但是到790年，他们不是和中国人争夺而是和西藏人争夺对扬子江上游的控制，结果在791年和中国缔结了一个和约，反过来攻击它的老盟友，西藏派了一支部队去打南昭，但几乎被歼灭了。这一失败对西藏的地位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拉萨和边地驻军的交通线受到威胁。

西藏在土耳其斯坦的成功对它和哈里发特Caliphate的联盟也产生了相同的影响。西藏人代替中国人统治了东土耳其斯坦意味着是拉萨阻碍着阿拉伯向东扩张和把突厥人转变为伊斯兰。巴格达的哈里发，哈戎阿尔热西德Harun al-Rashid在798年废弃了和拉萨的联盟，派代表团到中国皇帝商号联合进攻土耳其斯坦。西藏顶住了这次进攻只遭受了小的挫折，这是阿拉伯中国合作的第一次出击，由于在西方和拜占廷于803年发生了战斗分散了力量。直到808年哈戎阿尔热西德准备再进行一次进攻东土耳其斯坦的战役，他在进军中的死亡和内部力量的分裂使阿拉伯在中亚的发展又趋停顿。但是西藏帝国再也恢复不了以往的势头了，从这一时候到王朝的崩溃，西藏不是寻求新的征服而是努力保持已得地区，拉达克史在差叙木

池赞普 (ཡུ་ཁྱེད་པོ་པོ་པོ་) (798-804) 统治时期的大事时这样说：虽然在两个甲国（中国和印度）的一些地区不再归顺他父王一样地归顺他，他也能加以忍受。

中国人並沒有从西藏地位的削弱中得到好处。经过了许多年的战斗反而让邻近的国家占了便宜，中国和西藏于822年签订了和约。可能由于双方都没有力量再进行战争，和平得以维持了一些时候。西藏王朝开始走向崩溃，过去西藏和中国激烈争夺的地方，现在都归了地方势力或落入其它征服者的手中。西藏内部由于宗教斗争加速了混乱，迅速导致了大西藏帝国的瓦解，土耳其斯坦落入回鹘人手中，西部西藏和拉达克分裂成许多小国，拉萨对它们没有权威。

就在这种混乱情况下，拉达克在十世纪早期出现了一个新的自称为出于西藏王系的王朝。拉达克在政治上和西藏分开同时在文化、宗教和社会结构上都更加西藏化。有趣的是在喜马拉雅山以南也有类似的发展，出于印度来瓦小王朝在伊斯兰的迫害下逃到山区来，定居在库门 Kumaon 和尼泊尔。它的结果也是使尼泊尔在政治上脱离印度，但是它的文化、宗教和社会生活却“梵文化”^{3/}Sanskritization。

3. 拉达克发展为独立国

九世纪中，中部西藏陷入无休止的战斗中。约在公元900年，西藏老王朝后裔的一支，机德尼玛宫 (ཡུ་ཁྱེད་པོ་པོ་པོ་) 被迫逃到了西部西藏。据拉达克的史料记载，他只有一百人的随从，他靠地方统治者的善意而生活，但是不久以后，机德尼玛宫不仅成为西部西藏的主宰，同时也统治了西部的拉达克桑

葛 Zanskar, 斯比提 Spiti 和喜马拉雅山以南的拉胡尔 Lahul 他如何取得这样的成就, 史料上没有说清楚。但关于布让王的叙述(布让包括马云山口和凯拉山之间的地区)记了他邀请尼玛宫到他的国土并献给他一位妻子, 这是一个重要线索。佛朗克 Francke 推测这位妻子是国王的独女和继承人, 国王死后尼玛宫继承了王位。他以布让为基地利用他古代西藏王室后裔的威望, 很可能比较容易地在当时混乱情况下扩大了统治的地区。

机德尼玛宫的国土并未能长期保持, 大约在 930 年, 他去世以后, 他的三个儿子就把王国瓜分了, 关于实际地区的划分, 各种记载略有不同。《拉达克记年史》说: 长子贝季宫 (5221' 21' 21' 21') 得到拉达克和日土 Rudok 地区; 次子扎喜宫 (21' 21' 21' 21') 分得古格和布让; 三子德祖宫 (21' 21' 21' 21') 得到桑噶, 斯比提和拉胡尔。中部西藏的历史则说长子得到拉达克; 次子得到古格和桑噶; 三子得布让。我们觉得应当根据《拉达克记年史》。因为它记载的是当地的事情, 伯达时 Petech 曾经指出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布让是独立国的证据。《桑噶记年史》则说德祖宫成为桑噶地方的巴丹王 King of Padam (5221' 21' 21' 21')。

《拉达克记年史》只叙述了长子所属地区的疆界:

“阿里的玛字, 居民使用黑色马; 东方的日土和奥格 Hgoq 的金矿; 距这里较近的德曲噶波 21' 21' 21' 21'; 看及玛波的(力)区 (21' 21' 21' 21'); 义未岩 21' 21' 21' 21' 山口顶上的及木勒 Wam-le; 向西直到喀什米尔山口脚下, 从多洞的岩石向上到奥格金矿的北力; 所有这些地区都属于甲西。这些地名的大部分今天都能立即找到。玛字(意思是低地)是西藏对拉达克勒 Leh 地区的称呼。阿里 21' 21' 21' 21' 虽然今天

限于指西部西藏，它是指索计 Zoji 和马云 Magari 山口之间的整个地区。日土就是如曼 Rudok 是 ~~在噶拉克~~ 以北和拉达克接壤的地方，德曲噶波就是德曲 Demchok，是中印之间有争议的一个村子。瓦木勒 Wam-le 就是杭勒 Haute，在德曲略西北，也是个有争议的地方，易末是杭勒以南的易末斯山口 /mis pass，是在印度一边但不是在中国地图上，这是目前西藏与拉达克的边界。喀什米尔山口即索计山口，甚至今天也是拉达克与喀什米尔之间的分水岭。甲可 是在拉达克与如普苏 Rupshu 之间的一个边镇。后者是拉达克、拉胡尔和斯比提之间的一块高地，很明显它是长子辖区和三子辖区之间的边界。识别不出的两个地名是若瓦莫波 $\text{I}^{\text{h}} \text{I}^{\text{h}} \text{I}^{\text{h}} \text{I}^{\text{h}}$ 和奥格 $\text{I}^{\text{h}} \text{I}^{\text{h}}$ 。

识别和确定这些地名并不单纯是学术兴趣的追求，因为弄清楚拉达克的传统边界对今天的中印边境争端是有意义的。我们注意到，在多数情况下印度认为的拉达克与西藏的边界从北方的拉纳克山口 Lanak pass 到南边的易末斯山口和古代拉达克记年史上所指的大致是符合的，这是从主要标志点来看的。唯一的例外是若瓦莫波，在这个例子上的差异有利于西藏而不是拉达克。可以合理地认为在后来的文献中所载的“传统和习惯的边界”以及十世纪极德尼玛宫王国的分裂是根据早已存在的边界线的。

另一个复杂问题是尼玛宫死后拉达克与古格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佛朗克认定长子（拉达克统治者）对他的兄弟有宗主权，这样拉达克对西部西藏，桑噶斯比提和拉胡尔能行使某些宗主权。伯达时则认为情况恰恰相反。他引用了《拉达克记年史》一段记载说古格王统治布让和拉达克直到纳噶德 Naga-de 时代，（这是在十一世纪末或十二世纪初。杜琪所描述的古格王在政治、文化、宗教上的高度成就和其它拉达克史料都未提拉

达克对古格有宗主权。伯达耐的论断是有点混乱的，他是假定从930—1110之间只有一个王朝统治着古格和拉达克，这间接地否定了他自己对拉达克和其它史料的分析也和已知的这一时期的一些历史事实不合。

这里一个历史事件在中印边境争端中具有想不到的意义，因为中国和印度政府对这段有关历史各有自己的解释。北京说机德尼玛宫的属区根本没有出现过政治的划分，在这方面拉达克历史为西方和印度学者所误译。根据这一解释，记年史只提到关于产国的分配而不是建立独立王国。从《青史》（十五世纪的一部著名历史著作）的引文和《阿底峡传》的叙述都支持中国人的说法，尼玛宫王国的划分不过是分封产国。

印度官员不同意中国对《拉达克纪年史》的解释，对引用的两段史料提出怀疑。主要争论点是西藏对阿里的关系（西部西藏称为阿里廓尔松）中国人认为是诸侯陪臣，而印度人则认为独立的政权，中国人所引《青史》上的一段话，印度人明确指出这个材料清楚地记载了长子在接受玛宇以后就成为一个独立国。这段译文罗列赫教授Prof. G. Roerich认为是正确的。关于阿底峡传的引文印度人辩论说：“尼玛宫的三个儿子分得土地后就得到全部的权力”。

目前印度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对拉达克过去历史的分歧并不像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样简单，因为它清楚表明中国人一贯拒绝承认西藏对拉达克的宗主权曾中断过，中国人倒是没有在这个基础上想要整个拉达克，但也不愿承认西藏对拉达克完全没有主权。已有的关于十世纪时的史料都过分简单和模糊，使我们无法对尼玛宫死亡的事件作出准确的解释。无论如何，不管你引用那种资料都能说明在这一时期和以后拉达克取得了实际上的独立。不论它的独立从尼玛宫去世的930年起，还是